皇朝類苑卷第一

祖宗聖訓

太祖

太祖性至仁雖用兵亦戒殺戮親征太原道經潞州麻衣和尚院躬禱於佛前曰此止以吊伐為意誓不殺一人開寶中遣將平金陵親召曹彬潘美戒之曰城陷之日慎無殺戮設若困閉則李煜一門不可加害故彬於江南得王師吊伐之體由聖訓丁寧也

初梁太祖因宣武府第脩之為建昌宮晉改命日太

寧宮周世宗復加營繕猶未盡如王者之制　太
祖始命改營之一如洛陽之制既成　太祖坐正
殿令洞開諸門直望之謂左右曰此如我心少有
邪曲人皆見之
錢俶入朝　太祖眷禮甚厚然自宰相以下皆有乞
留俶而取其地　太祖不從賜還本國復宴餞於
便殿屢勸以巨觥陛辭之日俶感泣再三　太祖
命於殿內取一黃袱封識甚密以賜俶旦戒以塗
中密觀洎即塗啟之凡數十軸皆群臣所上章疏
俶自是益感懼江南平遂乞納土

秦亭之西北夕陽鎮產巨材森鬱綿亘不知其極止
利於戎建隆初國朝方議營造尚書高防知秦州
群地數百里築堡扼其要募兵千餘人為採造務
與戎約曰謂之北戎有之謂之南秦有之果獲材
數萬本為桴蔽謂而上後蕃部率帳族絕謂奪筏
致防兵出師與戰剪戮甚衆生擒數十人縶俘於
獄以聞　太祖憫之曰奪其地之產得無爭乎仍
速邊州之擾不若罷之下詔厚撫其酋所縶之戎
各以袍帶優賜之遣還其部諸戎泣謝後上表願
獻美材五十里於朝並涑水紀聞

太祖常與趙中令普議事有所不合　太祖曰安得
宰相如桑維翰者之謀乎普對曰使維翰在　陛
下亦不用蓋維翰愛錢　太祖曰苟用其長亦當
護其短措大眼孔小賜與十萬貫則塞破屋子矣
錢俶進寶屋帶　太祖顧謂曰朕有三條帶與此蓋
不同俶請宣示一觀　太祖笑曰汴河一條惠民
河一條五丈河一條俶大愧服其規模豈不宏速
哉
王全斌伐蜀之歲是時大寒　太祖着帽絮被裘御
講武殿毡帳曰此中寒尚不能禦況伐蜀將士乎
即脫所服裘帽遣將持賜全斌其伐江南也曹彬
李漢瓊田欽祚入辭以匣劍授彬曰副將而下不
用命斬之漢瓊等皆服栗畏懾此所以見御將之
之恩威皆出於一　太祖皇帝將展外城幸朱雀門
親自規畫獨趙韓王普時從幸上指門額問普曰
何不祗書朱雀門須着之字安用青對曰語助
太祖笑曰之乎者也助得何事
太祖服用儉素退常衣絶袴麻鞋寢殿門懸青布緑
簾殿中設青布幔以上出揚文公談苑
太祖少親戎事性好藝文即位未幾召山人郭無為

於崇正殿講書至今講官所領階銜猶曰崇正殿
說書云出傳商公佳話
錢俶初入朝既而賜歸國群臣多請留俶而使之獻
地　太祖曰吾方征江南俾俶歸治兵以攻其後
則吾之兵力可減半江南若下俶敢不歸乎既而
皆如所處出東坡筆錄
太祖聞國子監集諸生講書喜遣使賜之酒菓曰今
之武臣亦當使其讀經書欲其知為治之道也出涑水紀聞
太祖皇帝以神武定天下儒學之士初未甚進用及
卜郊肆類備法駕乘大輅翰林學士盧多遜攝太
僕卿外輅執綏且備顧問　上因歎儀物之盛詢
致理之要多遜占對詳敏動皆稱旨他日　上謂
左右曰作宰相當須用儒者盧後果大用蓋肇於
此出文正公筆錄
太祖討平諸國收其府藏貯之別庫曰封樁庫每歲
國用之餘皆入焉嘗語近臣曰石晉割幽燕諸郡
以歸契丹朕憫八州之民久陷夷虜俟所蓄滿五
百萬緡遣使此虜以贖山後諸郡如不我從則散
府財募戰士以圖攻取後改曰左藏庫今為四歲

庫出歸田録

魏咸信言故魏國長公主在　太祖朝嘗衣貼綉鋪翠襦入宮中　太祖見之謂主曰汝當以此與我自今勿復為此飾主笑曰此所用翠羽幾何　太祖曰不然主家服此宮闈戚里皆相效京城翠羽價高小民　利展轉販易傷生寢廣實汝之由汝生長富貴當念惜禄豈可造此惡業之端主慙謝主因侍坐與孝章皇后同言曰官家作天子日久豈不能用黄金裝肩舁乘以出入　太祖笑曰我以四海之富宮殿悉以金艮為飾力亦可辦但念我為天下守財耳豈可妄用古稱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苟以自奉養為意使天下之人何仰哉當勿復言

太祖平蜀得孟昶七寶裝衣溺器擲之於地令抨碎之曰汝以何器貯食如此不亡何待出上見揚文公說苑

太祖豁達既得天下趙普屢以在微時所不足者言之欲潛加害　太祖曰不可若塵埃中教識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之矣自後普不復敢言出丁晉公諮録

太祖嘗謂左右曰朕每因宴會乘懽至醉經宿未嘗不悔也

太祖嘗見小黃門損畫殿壁者怒之曰子可斬也此
天地廨舍耳汝豈敢敗之耶（姑平公云）
太祖初即位頗好畋獵嘗因獵墜馬怒自挾佩刀刺馬殺之
既而嘆曰我耽於逸樂乘危走險自取顛越馬何
罪焉自是遂不復獵
太祖嘗罷朝坐便殿不樂者久之內侍王繼恩請其
故　上曰爾謂天子為容易耶早來吾乘快指揮
一事而誤故不樂耳孔子曰如知為君之難也不
幾乎一言而興邦乎太祖有焉　太祖採聰明遠
每遇邊聞之事纖悉必知有聞者自蜀還　上問
曰劍外有何事閤者曰但聞城都滿城誦朱仙長
苦熱詩曰　煩暑鬱蒸何處避涼風清冷幾時來
上曰此蜀民思吾之來伐也時雖已下荊楚孟昶
有唇亡齒寒之懼而西討無名昶欲朝貢王昭遠
固止之乾德三年昶遣諜者孫遇齎蠟丸帛書間
道往太原結劉鈞為援為朝廷所獲　太祖喜曰
興師有名矣執間者命王全斌率禁旅三萬分路
討之俾孫遇指畫山川曲折間道遠近令工圖之
面授神筭令王全斌往焉曰所克城塞止藉器甲
芻斛爾若財帛盡分給戰士王師至蜀昶遣王昭

遠帥師來拒未幾相繼就擒景始降執景赴闕大
將王仁瞻自劍南獨先歸闕乞見恐已（恶歷）數全斌
等數將貪贓貨財縱弛兵律懼為所訴反欲自蔽
太祖笑謂仁瞻曰納李延珪效擅開豐德庫取金
宝此又誰耶惶怖叩伏待罪　上又曰此行清介
畏懼止有曹彬一人耳臺臣請深治蜀諸將横越
之恶太祖盡釋之（以上出涑水紀聞）
太祖即位後遣王全斌劉氏桔先鋒自大散關入蜀
劉自夔峽路而水陸齊攻曹彬為都監涴義倫為
行營判官收征西蜀無何全斌致降三千人是時
曹下從但收其文案不署字王曹涴等回　太祖
傳宣送中書取勘左右曰方克復西蜀雖致降兵
亦不可便案劾今後　陛下如何用人　太祖曰
不然河東江南皆未歸復若不勘劾恐今委任者
轉亂殺人又曰曹彬但退不干你事曹不退但（卯頭）
伏罪曰是臣同商議致戮降兵朝廷問罪臣首合
誅戮　太祖見曹如此說皆與原之王受金州節
帥余皆進擢之忽一日宣曹并潘美曰命汝收江
南又顧曹曰更不得似往時西川亂殺人曹徐奏
曰臣若不奏又恐　陛下未知是日西川元不是

臣敎降卒緣臣商量固執不下臣見收得當日文
案元不著字　太祖令取進呈　太祖覽之又謂
曰卿既商量不下何為對朕堅自伏罪曰臣從幼
與王全斌等同　陛下委任若王全斌等獨罪臣
獨清雪不穩便臣是以一向服罪　太祖曰卿自
欲當罪如此又安用留此文字曰臣從初謂　陛
下必行誅戮臣留此文書令老母進呈乞全老母
一身　太祖尤嘉遇之又潛謂曰但只要他歸服
慎勿殺是他無罪過自是自家着他不得卿切會
取曹曰謹奉　詔旨不敢違越晉公曰今國家享
無疆之休良由是耳曹之四子攀瑞琮珣皆享豐
祿豈非餘慶乎以上出丁晉公談錄

宋白言開寶九年雩祀西洛陰雨踰月齋宿之旦尚
未霽　太祖遣中使禱無畏三藏塔之與誓言倘
不即止毀其浮圖又俾近臣齋三不與嶽神宿齋
日雨不止當施桎梏於汝至太極殿宿齋辰巳間
雨霽洛陽令督役夫輩除道上泥布乾土及郊祀
還御明德門賜勑勸衛士歸營車駕還宮雨復作
無畏胡僧唐開元中至長安玄宗甚禮重之每祈
雨輒應事具李德裕次柳氏舊聞及李華碑見楊文公

說苑

太祖既納趙韓王之謀數遣使者分詣諸道擇選精兵凡其材力伎藝有過人者皆收補禁軍聚之京師以備宿衛厚其粮賜居常躬自按閱訓練皆一以當百諸鎮皆自知兵力精銳非京師之敵莫敢有異心者由我 太祖能強幹弱枝致治於未亂故也

太祖征河東圍太原久之不拔宿衛之士皆自奮告曰蕞爾城而久不拔者士不致力故也 臣等請自往力攻必取之上之曰吾蒐閱訓練汝曹地至於城心盡力竭矣汝曹天下精兵之髓而吾之股肱爪牙也吾寧不得太原豈可糜滅汝曹於此城之下哉遂引兵而還軍士聞之無不感激往往有出涕者

太祖征李筠河東遣其宰相衛融將兵助筠融兵散敗生獲之 上面責其助亂因謂曰朕今赦汝汝能為用我對曰臣家四十口皆受劉氏溫衣飽食何忍負之 陛下雖不殺臣臣終不為 陛下用得間則走河東耳 上怒命以鐵檛檛其首曳出融曰人誰不死得死君事臣之福也 上曰忠臣

也召之於御座前傳以良藥賜衣帶及鞍勒拜太
府卿　王師平江南徐鉉從李煜入朝　太祖讓
之以其不早勸李煜降也鉉曰臣在江南備位大
臣國亡不能止罪當死尚何所言　上悅撫之曰
卿誠忠臣事我當如事李氏也（並見宋水紀聞）
開寶中趙普猶秉政江南後主以銀五萬兩遺普普
白太祖太祖曰此不可不受但以書荅謝少賂其
來使可也普叩頭辭讓　上曰大國之體不可自
為寢弱當使之勿測既而後主遣其弟從善入貢
常賜外密賚（賚）白金如遺普之數江南君臣始震駭
服（上之文公說苑　度出楊）
太祖明聖慈惠歷代創業之主不可比也初陳橋為
三軍擁迫而回不獲已而徇衆懇乃先與三軍約
曰汝等入城不得驚動府君不得殺害人民不得
取奪財物能從吾令則不違汝推戴於是三軍曰
不敢違命（出丁晉公談錄）
太祖親將征軍校有獻手撾者　上問曰此何以異於
常撾而獻之軍校密曰言　陛下試引撾首視之
撾首即柄劒也有刀鼻於中平居可以為杖緩急
以備不虞　上笑投之於地曰使我親用此物事

將何如當是時此物固足恃乎

太祖親征澤潞中書舍人趙逵憚涉山險稱墜馬傷足止於澤州及師還當草制復稱疾 上怒宰相論逵人臣乃敢如此遂貶房州司戶 以上出涑水紀聞

太祖皇帝得天下破上黨取李筠維楊誅李重進皆一舉蕩滅知兵力可用僭偽可平矣嘗語 太宗曰中國自五代以來兵連禍結帑廩虛竭必先取西川次及荊廣江南則國用富饒矣今之勍敵正在契丹自開運以後益輕中國河東正扼兩蕃若遽取河東便與兩蕃接境莫若且存繼元為我屏翰候我完實取之未晚故 太祖末年始征河東

太宗即位即一舉平晉也

周廣者開寶中為內馬步軍都頭領 好言外事一日白 太祖曰朝廷遣使吳越錢俶南面坐傍設使者位俶雖貴極人臣況無二上而奉命者不正其名此大辱國 太祖曰汝頗能折之否廣曰臣請行上曰即遣廣為使俶猶龍衣故態廣曰比肩就主不敢就席俶遂移床西向正賓主之禮復命廣氣甚驕將希寵賞 太祖曰汝蓋倚朝廷威勢不然者俶何有於汝哉廣大慙其御下之英畧如

此

劉鋹性絶巧自結真珠鞍勒為龍戲之狀獻　太祖

太祖以示尚方工皆駭服償以錢三百索　上謂左

右曰移此心以勤民政不亦善乎鋹在閤中多置

酖以毒臣下　太祖講武池從官亦集鋹先至詔

賜巵酒鋹心疑之捧杯泣曰臣承父祖基業遠拒

朝廷煩王師致討罪在不赦　陛下既待臣以

不死願為大梁布衣觀太平之盛未敢飲此酒

太祖笑謂之曰朕推赤心於人腹中安有此事即

取鋹酒自飲別酌以賜鋹鋹慙謝

太祖善御豪傑得人死力居常多幸講武池臨流觀

習水戰目謂左右曰人皆言忘身為國然者人之

所難言之易耳時禁衛將師軍廂上皆侍側有天

廂王季進卿前對曰如臣者令死帥死耳遂躍入

池中　上急令水工數十人救之得免幾於委頓

上左右內侍數十人皆善武藝伉健人敵數夫騎

上下山如飛其慰撫養育無所不至然未嘗假其

威權洄州檻生虎來獻　上令以全羊臂與之虎

得全肉決裂而食氣甚猛悍欲觀之也俄口呿不

合視之有骨橫鯁喉中　上目左右內侍季承訓

即引手探取無所　嘗因御五鳳樓有風禽骨來
南角樓雞尾上　上顧左右曰有能取之否一內
侍失其姓名攝衣攀屋桷以登緣歷危險取之以
獻觀之膽落蓋試其趫捷也
太祖始自總戎為士卒畏服及踐祚善訓戎旅隸兵
籍者多以既雄武軍自此或習試武藝或角力鬬
毆以較勝負漸增俸緡遷隸上軍十月後騎兵皆
侵晨出城習馬至暮歸飼馬不合雖若寒馬常汗
洽耐辛苦不甚肥盛初議取蜀有天武軍王武超
曰西川除在天上不可到若車舟足跡可至必取
之耳士皆賈勇思奮平蜀止六十日用精兵統七
千人居常衛士直廬中或給以棊枰令對奕為樂
曰此徒端居終日無他思慮以此使之適情耳
太祖平蜀擇其親兵驍勇者百餘人補內殿直別
立班院號川殿直南郊賞給凡木班減五千遂相
率鼓譟登聞鼓訴其事　上大怒曰朝廷給賜自我
而出安有例哉盡捕違狀者四十人餘斬於市餘
悉配隸下軍遂廢其班一日內酒坊火悉以監官
而下數十人棄市詰得遺火卒縛於火中自是內
司諸署莫不整肅並見楊文公談苑

太祖時李漢超鎮關南馬仁皡守瀛州韓令坤常山賀維忠易州何繼筠棣州郭進西山武守琪晉陽李謙溥隰州李繼勳昭義趙贊延州姚內斌慶州董遵誨環州王彥昇原州馮繼業靈武莫權之利悉以與之其貨易則免其征稅故邊臣皆富於財以暮死士以募諜者夷人情狀山川道路因不備見而周知之故十餘年無西東之憂出東齊記事

太祖將改年號謂宰相對曰須出古來未嘗有者宰臣以乾德為請者三年平蜀宮人有夜入掖庭者太祖因閱奩其得鑑背字云乾德四年鑄大驚曰安得四年鑄此鑑以出示宰相皆不能對乃召學士陶穀竇儀問之儀曰蜀中主曾有此號鑑必蜀中所得　太祖大喜曰作宰相必用讀書人自是大重儒臣矣

太祖躬履儉約多所減損常服澣濯之衣乘輿服用皆尚質素寢殿請青布綠幃簾宮中闈幕無文采之飾常出麻履布裳賜左右曰我舊所服者也出聖政錄

太祖初臨御欲知外事有史珪者常為隊長掌衛殿簾事入白頗得實後有德州刺史郭貴知邢州貴

之親吏在德州為姦　知州國子丞梁夢昇以法
繩之貴素與珪善以事告珪圖去夢昇珪記於紙
伺便言之一日探懷中所記進曰紙如德州梁夢
昇欺蔑刺史郭貴幾至死上曰此必貴所為不法
夢昇真清強吏取記紙召黄門傳中宮以夢昇為
贊善大夫既行又曰與左贊善珪慙快而退俄坐
漏禁中語黜官

太祖時趙普為相車駕因出忽幸其第時西浙錢王
俶方遣使致書及海物十瓶於普置在廡下會車
駕至倉卒迎不及屏也　上顧見問何物普以實
對　上曰此物海必住即令啓之皆滿貯瓜子金
也普惶恐頓首謝曰臣未發書實不知若知之當
奏聞而却之　上笑曰但受之無妨謂國家事皆
由汝書生耳

開寶中教坊使衛某老年當補外援後唐故事求領
小郡　太祖曰伶人為刺史豈治朝事尚可法耶
第令於本部中遷叙乃以為太常太樂令（出澠水燕談）
自唐天宝末後歷肅代藩鎮遂不復制及以五代之亂
太祖即位罷藩鎮權擇文臣使治州郡至今百餘
年生民受賜每一詔下雖擁重兵臨大衆莫不即

時聽命
太祖既好讀書常曰堯舜四凶之罪止從投竄何近
代法網之密哉蓋有意措刑矣出事實

皇朝類苑卷第一

皇朝類苑卷第二

祖宗聖訓

太宗

太宗嘗謂皇屬曰朕即世以來十三年矣朕符儉素外絶遊觀之樂内卻聲色之娛真實之言固無虛飾汝等生於富貴長自宮深民庶艱難人之善惡必是未曉略說其體豈盡餘懷夫帝子親王先須克己屬精聽言納誨每着一衣則懼蠶婦每飡一食則念耕夫至於聽斷之間勿先恣其善怒朕每親臨庶政豈敢憚於焦勞禮接群臣無非求於啓沃汝等勿鄙人

短勿將已長乃可永久富貴以保終吉先賢有言曰
逆吾者是吾師順吾者是吾賊不可不察也
淳化三年　太宗謂宰相曰治國之道在乎寛猛得
中寛則政令不成猛則民無所措手足有天下者可
不慎之哉呂蒙正曰老子稱治大國若烹小鮮夫魚
擾之則亂近日内外皆來上封求更制度者甚衆望
陛下漸行清淨之化　上曰朕不欲塞人言路至若
愚夫之言賢者擇之亦古典也趙昌言曰今朝廷無
事邊境謐寧正當力行好事之時　上喜曰朕終日
與卿等論此事何愁天下不治苟天下親民之官皆
如此留心則刑清訟息矣太平興國九年　太宗謂
宰相曰朕每日所為自有常節晨問視事既罷便即
觀書深夜就寢五鼓而起盛暑晝日亦未嘗寢乃至
飲食亦不過度行之已久甚覺得力凡人食飽無不
昏濁儻四肢無所運用便就拋血脉凝滯諸病自生
欲求清爽其可得乎老子云我命在我不在於天全
繫人謂適卿等亦當留意無自輕於攝養也　上嘗
御便坐録京城繫囚至日則近臣或以勞若過甚
上曰不然儻恩及無辜使獄訟平允不致枉撓朕意
深以為適何勞之有曰謂宰相曰國家設官分職本

為治人如受任外居悉能盡公決斷焉有不治之事
古人宰一邑治一郡致飛蝗避境虎渡鳳集臣不為
政尚能致茲感應若帝王用意惠民申理寃滯豈不
感召和氣朕孜孜求治令得天下安泰亦其效也宋
琪曰天下治亂繫任一人　陛下臨御十年　勤勞致
治陰陽和順寰海寧謐每日前殿所談止在刑政退
朝惟觀古史究曆代興亡善惡之事以佳古成憲上
資聖神中外幸甚上謂侍臣曰法律之書甚資致理
人臣若不知法舉動是過苟能讀之益人知識比來
法寺斷案多不識治體侍臣曰令天下所上案牘獄
情已定法官上閱宰定刑事之虛實不可改也當在
精擇知州通判庶知清獄訟若州縣得良吏一二其
下必無寃人　上然之鄜州河外寨主李瓊以城降
賊有司將坐其家屬　上曰窮邊孤壘人無援兵緣
坐之法朕不忍行也二年北虜寇邊邊將言文安大
成二縣監軍棄城遁走請以軍法論上遣軍使誅之
既行謂之曰此奏尚有疑得無所部召之邪當詳而
後決使至部之　乾寧軍令部送民入城非擅離所
部邊釋之上之明察如此　上嘗謂宰相曰朕於黎
民孜孜訪問務欲令其得所感恍人情亦不難致且

虎狼之性最是難御然而能畜虎者以時飼之使知
養育之意伏牙藏爪而況於人乎因思君臣之間要
在上下情通即事無凝滯若猜間隔豈能盡致理之
道古人有言君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視
臣如艸芥則臣則君如寇讎此言甚有理致宋琪曰
易卦乾在上坤在下謂之否此天氣不下地不上騰
之謂也坤在上乾在下謂之泰此天地交泰之象也
則知君臣之道必在情通乃能成天下之務　上悅
上聞汴水輦運卒有私貿市者謂侍臣曰幸門如鼠
穴何可塞之但去其尤者可矣篙工楫師苟有少敗
鬻但無妨公不必究問冀官物之大無至損折可矣
呂蒙正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小人情偽
在君子豈不知之若以大度兼容則萬事兼濟曹參
不擾獄市者以其兼受善惡窮之則奸慝無所容故
慎勿擾也聖言所於正合黃老之道並事實
至道二年夏大旱遣中使分詣五嶽祈雨學士草祝
上自書名隨其名設香再拜而遣之主萬稱時在翰
林上言五嶽視三公從前視版御署已踰礼典固無
君上親書之理上署之紙尾去昔成湯剪爪斷髮禱
桑林之社尚無愛矧為百姓請命豈於筆札而有所

惜哉

内侍王繼恩平李順之乱中書議以為宣徽使 太宗曰宣徽者執政之階也朕覽前籍多矣皆不欲窒者預政可以授他職宰相等懇言繼恩有大功合任昭宣使河州團練使非此拜不足以為賞 上不悅因召翰林學士張洎錢若水議置宣政之名班在昭宣使之上以授之加領順州防禦使

登州海岸林中常有鶻自高麗一夕飛渡海岸未明至者絶俊號曰海東青淳化中夏師趙保忠得獻 上上歎曰朕久罷畋游晝放鷹犬無所事此令部以賜卿當領之也並揚文不談苑

與国中張觀樂史鎖廳合格不得進士及第 秪以為幕職官 太宗之愛惜科名如此出澠水燕談

史館正觀三年堅以宰相監修復有修國史史館修撰直館之員集賢院自開元五年置麗正脩書院於集仙殿十三年改為集賢殿以麗正書院為集賢書院有學士侍講學士之名後置大學士以宰相領之并有脩撰校理直院之職正元中增置校書正字梁氏都汴正明中以今古長慶門東北小厘十數間為三館湫溢卑庫同庁徽道在旁衛士騶卒喧雜每受

詔有所撰述徒　所以就之　太宗即位因臨幸周
覽曰若此之陋何以待天下賢俊耶即日詔有司度
左昇龍門東北車府地為三館棟宇宏大自舉役車
駕再臨視勞賜工卒又令作園囿植卉木引金水河
以注焉西序啓便門通乾元殿以行幸三年春新館
成賜名崇文院悉遷西館書分布西廊為集賢書庫
南廊為昭文書庫西廊分經史子集南廊為史館書
庫初平蜀得一萬三千卷平江左三萬卷　參以舊
書為八萬卷尺六庫比用雕木架青綾帕幕之昭文
館集賢殿大學士監脩國史常以宰相兼領此外有
史館脩撰直史館集賢院直學士校理之名淳化中
復置直昭文館直集賢院亦有脩國史崇文院檢詩
編脩祗候皆無定員不常置
太宗詔諸儒編故事一千卷曰太平總類文章一千
卷曰文苑英華小說五百卷曰太平廣記醫方一千
卷曰神醫普救總類成帝曰覽三卷一年而讀周賜
名曰太平御覽
太平興國八年日本國僧　然至言其國傳龍衣六十
四世矣文武寮吏皆是世官　上顧幸臣等曰北蠻
夷耳而嗣世長久臣不亦世官頗有古道中國自唐

季海內分裂五代世數尤促人大臣子孫鮮能繼述
父祖基業朕雖德不及往聖然而孜孜求治未嘗敢
自暇逸深以略遊聲色為戒所冀上穹降鑒亦為子
孫長久計使皇家運祚永久而臣寮世襲祿位卿等
各思盡心輔朕無使遠夷獨享斯美
太宗尤重內外制之任每命一舍人必咨詢宰輔求
才實無美者先召與語觀其名識然後授之嘗謂近
臣曰詞臣之選古今所重朕嘗聞人言朝廷命一舍
人六姻相賀諺以謂一佛出世豈容易哉郭鶩南府
人朕初即位以其樂在詞筆遂命掌誥頗聞制書出
人或哂之亦具素無時望不稱厥任朕亦為之靦顏
業已進用亦終不令入翰苑後因覽唐書故事見其
多自卑位作學士者遂令杜鎬檢閱錄唐朝學士不
狗昌秩自校書正字畿尉至尚書皆得為之會官祿
丞尹少連上書引馬周遇 太宗事其詞多押閭
上異其才召試何以措刑論文理可觀即欲超擢詢
及樞宰無有知少連名者慮不協時望遂止蘇易簡
薦吳人浚儀尉周亨俊拔可任因御試貢舉人遂令
亨考校臨觀與語以察其器局俾易簡案其文章得
白花鷹賦以比 張茂先鶴鷸之作文彩亦可尚 上

意其非大器也語易簡曰且可令序遷京秩更徐觀之改光祿寺丞月餘暴遇疾卒　上之衡鑑精審如此

楊文公談苑

太宗嘗謂侍臣曰國若無內患必有外憂若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為之防惟姦邪無狀若烏內患深可懼焉帝王當合用心於此

太宗初即位幸左藏庫視其儲積語宰相曰此金帛如山用何能盡先皇居常焦心勞慮以經費為念何其過也薛居正等聞　上言皆喜其後征晉陽討幽薊歲遣戍邊用度寖度鹽鐵榷酤關市禁茗之禁彌峻

太宗嘗謂近臣曰俟天下無事嘗盡蠲百姓租稅終以多故不果故錢若水言至道中嘗掌樞密

太宗嘗詔至玉華殿議邊事議既定向敏中取紙筆將批之　上曰卿大臣不當自作文李撝右外否耶召入授其意令其早之副撝承旨也

太宗留心政事淳化五年自署一幅云勤公潔己奉法除姦惠愛臨民始可稱良吏本官有俸並給見緡凡手札三十餘通命有司擇京朝官之有課最者賜之殿中丞李虛己以循良清白預其選得知遂州虛

已作叙感詩以獻自陳祖母年八十餘喜間其孫中循吏之目　上喜甚批紙尾云吾真得良二千石矣賜錢五百緡以遺祖母翌日對宰相言及之云已與五十緡丞相曰前日所賜五百緡　上曰此誤也不可以追改虛已父寅舉進士年六十餘以母老求致仕得署作佐郎有詞學清苦虛已亦純粹篤慎家極貧雖至尊之誤乃筆天之所賜如郭巨得黃金尋飛錢之比歟然自是詔閤門不得受群臣詩賦雜文之獻欲自薦者投文於中書宰臣第其減否上之並揚文公談上苑

太宗淳化五年日歷載　上謂侍臣曰聽斷天下事直須耐煩方盡臣下之情昔莊宗可謂有戰得中原之地然而守文之道可謂憒然矣終日湛飲聽鄭衛之声與胡家樂合奏自昏徹旦謂之昭悵半酣之後置略酒蓬沈醉射弓至夜不已招箭者但以物數手其銀罄聲言中的與徘優輩結十弟兄每略與近臣商議事必傳語於人叙相見遲晚之由縱兵出獵涉旬不反於優倡躁雜之中復自矜寫春秋不知當時州政如何也蘇易簡書於時政日　上自潛躍以來多詳延故老問以前代興廢之由銘之於心以為鑒戒

上來數事皆史傳不載秉筆之臣以記録焉
太宗將討太原選軍中驍勇趫捷者數百人教以舞
劒皆能擲劒高丈餘袒裼跳躍以身左右承之妙絶
無比見者莫不震懼會比戎使至宴便殿因令劒舞
者數百人科頭露股揮劒而入跳擲承接霜鋒露刃
飛舞滿空戎使懼形於色淮海國王錢俶等驚惧不
敢仰視俶言於 上曰此尚書所謂如熊如虎如貔
者也 上甚悅及親征毋巡城督戰必令前道逞技
賊乘城望之破膽
太宗詔作上清宮謂左右曰朕在藩時 太祖特鍾
友愛賞賚不可勝紀今悉蠲易以作一宮為百姓請
福不令費庫物王沔曰土木之作必有勞費不免取
百姓之脂膏耳上嘿然既營繕命中人董役役夫常
不滿三千人三司率多移檄三五百人給他作中人
言於上 上曰有司所須之人皆要切汝當自與計
議圓融勿令有妨既而數年功不就言事者多指之
遂令罷役歲餘内道場與道流言及之 上即令出
南宮舊金銀器數萬兩鬻於市以給工錢訖其役官
成常服一詣焚香而已
至道初李繼遷遣其大校張浦入貢 上御便殿召

衛士百輩習射御前所挽弓皆一石五斗以上先是
賜繼遷一弓皆一石六斗繼遷但以朝廷威示我虜
謂非人力所能挽至若衛士皆引滿平射有餘力
上問浦戎人敢敵否浦曰藩部弓弱失短但見此長
大固已逃遁豈敢拒敵　上悅後以浦為鄭州防禦
使留京師有司歲謂竹索以脩河橋其數至廣
太宗曰渭川竹千畝與千户侯等自河渠之役歲調
寖廣民間竹園率皆蕪廢為之奈何呂端曰芟蕩亦
可為索後唐莊宗自楊曷口渡河為浮梁用蕩索
上然之分遣使臣詣河上刻蕩為皆脆不可用遂寖

當莊宗渡河蓋暫時濟師也（並見楊文公談苑）
兗王宮翊善姚坦好直諫王嘗作假山所費甚廣既
成召其屬置酒共觀之衆皆稟衣歎其美坦獨俛首不
視王強使視之坦曰但見血山耳安得假山王驚問
其故坦在田舍時見州縣督梲上下相驅峻急里胥
臨門捕人父子兄弟送縣鞭　血流身愁若不聊生
此假山皆民祖稅所為非血山而何是時　太宗亦
為假山亟命毀之王每有過失坦未嘗不盡言規正
宮中自王以下皆不喜左右乃教王詐稱疾不朝
太宗日使視之逾日不廖　上甚憂之召王乳母入

宮問王疾增損狀乳母曰王本無疾徒以翊善姚坦
檢束王居曾不得自便王不樂故成疾耳　上怒曰
吾選端士為王僚屬者固為輔佐王為善耳今王不
能用規諫而又詐疾欲使朕逐去正人以自便何可得
也且王年少未知出此必爾輩為之謀耳因命捽至
後園杖之數十召坦慰諭之曰卿居王宮為群小所
嫉大為不易卿但能如此毋患讒言朕必不聽田錫好
直諫　太宗或時不能堪錫從容奏曰　陛下日往
月來養成聖性　上悅益重之出聖政錄
太宗說意文史太平興國中詔李昉扈蒙徐鉉張洎
等門類群書為一千卷賜名太平御覽又詔昉等撰
集野史小說為太平廣記五百卷類選前代文章為
一千卷曰文苑英華　太宗閱御覽日三卷有闕則
暇日追補之嘗曰開卷有益朕不以為勞也澠水燕談
太宗嘗謂侍臣白朕萬幾之暇不廢觀書見前代帝
王行事多矣苟日不能有所剸裁金倚于人則未知
措身之所因言宋文帝恭儉而元凶悖逆及隋楊素
邪佞唐許敬宗諂諛之事侍臣聳聽蘇易簡曰披覽
舊史安危治亂盡在聖懷斯社稷無窮之福也　上
覽兵法陰符經嘆曰此皆詭詐奇巧不足以訓蓋文姦

雄之忠也至論道德經則曰朕每讀至兵者不群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未嘗不三復以為規戒王者雖以武功克受終須用文德致治朕每日退朝不廢視書意欲酌先王成敗而行之以盡損益也　太宗征太原次澶淵太僕寺丞宋捷者嘗手出納行在軍儲迎謁道左　太宗見姓名喜以為我師有必捷之之兆車駕將至令語攻城諸將曰我端午日置酒高會於太原城中至癸未繼元降乃五月五日也

太宗謂曹彬曰朕令潘美出鴈門先取靈應卿以大軍聲言取幽州而持重緩行虜聞之必聚勁兵於彼不復出援山後矣既而美果下寰朔靈應重進得山後要害地　上親録京師繫囚謂近臣曰為君勤政即得感召和氣如後唐莊宗不恤國事惟務畋遊動經旬夾每出大傷苗稼及還蠲其租稅此甚不君也張尤曰莊宗無感於音律縱酒自中伶官與郡者數人　上曰大凡君人以節儉為本仁恕為念朕在南衙時亦嘗留意聲律今來非朝會未嘗張樂每旦下藥多以益湯代酒鷹犬之娛素所不好且多致飛走真誥所不許朕常以此為戒已上見事實

帝語宰相曰史館所脩太平總類自今日進三卷朕

當覽宋琪曰　陛下好古不倦觀書為樂然日閱三卷恐至罷倦　帝曰朕性喜讀書開卷有益每見前代興廢以為監雖未終盡記其未聞未見之事固以多矣此書千卷朕欲一年讀徧因思好事之士讀萬卷亦不為難大凡讀書須性所好若其不好讀書亦不入昨日讀書從巳至申有鸛飛上殿砌至罷方去左右曰昔楊震講學有鸛銜鱣墜堂下亦此類也見帝學

上讀老子語侍臣曰伯陽五千言讀之甚有益治身治國之道並其在內至云善者吾亦善之不善者吾則不善之此云善惡無不包容治身治國者其術如是

君每事不能容納則何以治天下哉太平興國八年

上顧宋琪李昉等曰朕因思閭里間每且焚香祝天子萬歲次大臣胥壽朕與卿等焉得昧思善事以副億兆之祷宋琪曰臣等蒙　陛下不次擢用又承成諭豈敢為不善之事以負宸恩惟思公勤庶補萬一咸再拜謝並事實

太宗喜奕碁諫臣有乞偏窟碁待召賈互相南州者且言互每進新圖妙勢恍惑明主而萬機聽斷大致壅遏復恐坐馳霄禁神氣滯鬱上謂言者曰朕非不知聊避六宮之惑耳卿等不須上言出湘山野錄

太宗作九絃琴七絃阮嘗聞其琴蓋以宮絃加二十絲號為太宮句武絃減二十絲號為小武句其大絃何下宮徵之一徵定其聲句小絃句上宮徵之一徵定其聲何　太宗嘗酷愛宮詞中十小調字乃隨賀若弼所換其聲與意及用指取聲之法古今無能加者十調者一曰不傳金二曰不換玉三曰夾泛四曰越溪吟五曰越江吟六曰孤猿吟七曰清夜吟入曰葉下聞蟬九曰三清外一調最復古忘其名琴家秖命曰賀若弼　太宗嘗謂不傳金不換玉二謂之名頗俗御改博金為楚澤泝秋換玉為塞門積雪命近臣十人各探一調撰一辭蘇翰林易簡探得越江吟曰神仙神仙瑤池宴片片碧桃零落春風晚翠雲開處隱隱金轝挽玉鱗背令清風遠丈塋京師遍詢琴瑟院蔵秘府不得見出相山野録

太宗善飛白其字大者方數尺善書者皆仗其妙又小艸特工語侍臣曰朕君臨天下亦何事筆硯但心好之不能捨甘江東人多稱能草書累召詣之殊未知向背但慎行塞白裝成卷帙而已草字學雖完飛白筆勢難二無亦恐廢絶矣以數十軸蔵於秘府

上嘗作奕碁三勢使内侍裴愈持以示館學士莫能

曉者其一曰獨飛天鵝勢其二曰對面十里勢其三曰大海取明珠勢皆工所製上親指授喻令語諸學士始能曉之皆歎伏神妙前後召侍詔等對奕多能覆局為圖藏於秘閣古棊圖之法以平上去入分四隅為記交雜難辨徐鉉改為十九字一天二地三才四時五行六官七斗八方九州十日十一冬十二月十三閏十四雉十五望十六相十七笙十八松十九客以此易古圖之法甚為簡便（並見楊文公談苑）

太宗時以給賈黃中字媧氏滄洲人耽之四代孫事中參知政事召見其母王氏命坐與語曰教子如此今之孟母矣因賦詩美之（未詳）幾罷知澶州

太宗戒之曰小心翼翼君臣皆當如此太過則失大臣之體

太宗謂其母有賢德年七十餘未衰與之語甚敏因謂近臣曰蕙中多憂畏必先其母死及其卒母尚無恙（出范蜀公蒙求）

太宗曰古者一夫耕三人食尚有受其餒者今殆二十人矣東南之俗連村跨邑去為僧者蓋慵惰懶而避徭役耳泉州奏未剃僧尼係籍者四千餘人其已剃者數萬人尤可驚駭（見事實）

六月命內供奉官藍敏正賫　御草書五軸藏秘閣

史館脩撰張似直秘閣朱昂率王館之士登閣以觀之信神筆也敏正仍言　上雖盛暑之守筆札未嘗釋手服勤樂　前代帝王皆所不及祕等相謂曰萬乘之尊尚勤篤著此臣子當何如哉各瞻翫移時而退

淳化三年九月　太宗新脩秘閣　帝登閣觀群書整齊容形子色謂侍臣曰喪亂以來經籍散失周孔之教將墜于地朕即位之後多方收拾抄寫（御名同音）募今方友數萬卷千古治亂之道並在中矣即召侍臣賜坐命仍酒召三館學士預爲日晚還宮顧昭宣使王繼恩曰亦可召傳潛戴興令至閣下恣觀書籍給御酒諸將飲宴潛等皆典禁兵　帝欲其知文儒之盛故也（上見邍山志）

皇朝類苑卷第二

祖宗聖訓

真宗

龍圖閣直學士陳彭年因次對論儒術汚隆君臣難易之要　上曰朕每念　太祖　太宗丕變衰俗宗尚斯文垂世教人实有深旨朕謹遵聖訓紹繼前烈庶警學者人君之所難由手聽受人臣之不易在於忠直其或君以寛大接下臣以誠明奉上君臣之心皆帰於正上下之除靡失厥中直道而行至公而遇此天下之達理先王之猶指諸掌孰曰難哉因

作二論示之出守實

右正言知制誥朱巽　上言朝廷命令不宜屢改自今應陳述利害更張法制　請委官司議其可否如經久可行者行之不可者止之　真宗謂群臣曰命令屢改甚失治體卿等制之且事有可否執政者所直盡心無有隱也三朝聖政錄

右熙政知寧州　上言昨請遠軍失守蓋朝廷素不留意因請兵三五萬　真宗曰西邊事吾未嘗敢忘之蓋熙及敢如此不遜必罪之　上曰群臣敢言者亦甚難得其言可用則用之不可用置之若必加罪後復誰敢有言者因賜詔書褒嘉焉秦國長公主嘗為子莊宅使世隆求正刺史　真宗曰正刺史繫朝廷公議不可魯國長公主為翰林醫官使趙自化求尚食使兼醫官院事　上謂王繼英曰雍正元份亦為自化求遥郡朕以遥郡非醫官所領此固不可也駙馬都尉石保吉自求見

上言僕夫盜財乞特加重罪　上曰有司自有常法豈肯以卿故亂天下法也又請於私第決罰亦不許

真宗即位每旦御前殿中書樞密院三司開封府審刑院及請對官以次奏事辰後入宮上食少時出坐

後殿閱武事至月中罷夜則召侍讀侍講學士詢問
政事或至夜分還宮其後率以為常
真宗初即位以工部侍郎郭贄知天雄軍贄自陳恋
闕泣下不冐去　真宗曰全魏重地委任於卿亦非
輕也宜去贄退召輔臣問之輔臣對以近例亦有已
受命而復留者曰朕初嗣位命贄知大藩而不行則
何以使人卒遣之群臣皆畏服見国朝事実
五年講春秋畢形昺曰春秋一經少有人聽多或中
輟帝曰勤孝有益最勝他事且深資政理無如經書
朕聽政之暇惟文史是樂講論經藝以日繫時寧有
倦耶十月召近臣觀書龍圖閣　帝曰朕自幼至今
讀經典其間有聽過數四在東宮時惟以聚書為急
其間忘逸者多方搜求頗有所得今已類成正本除
三館秘閣外又於後苑龍圖閣各有一本但恨校對
未精如青宮要紀繼體治民論此一書二名並列篇
目蓋收書之初務於數多不嫌重復無謂也
景德四年三月召近臣觀書玉宸殿即　帝假息之
所茵幃皆絹為之無文采之飾聚書八千餘卷
天禧四年二月詔太子中允直龍圖閣馮元講易於
宣和門之北閣待制預焉自是聽政之暇遂以為常

三年九月召宰相樞密兩制及東宮僚屬於清景殿觀書　帝以青宮要紀事有未備因博采群書廣為承華要略十卷每篇　以賜皇太子至是書成故召近臣觀焉　帝雖政務繁劇亦中夕披閱條其舛互纖悉窮究諸儒疲於應對為文務求温雅制衣述元多外書奏歌謠無不重復省覽暑月或衣單絺流汗浹體而詳覽不輟文史政事之外無他玩好　帝讀經史摭其可以為後世法者著正就五十篇其後仁宗御經筵命侍臣日讀一篇已上見帝學

景　元年十二月契丹使韓祖奉書于行宮請息兵

納和與曹利用偕來初議求關南地　真宗曰為民屈已誠所不辭但關南地極無名朕守　祖宗基業不敢失墜必若固求當決一戰所念河南重穫倘歲以金帛濟其不足捨體無傷利用言國毋一車別無供帳親與利用飲食軛上橫板布食器立及其臣重行而坐記云私語左右曰爾見北塞兵否勁卒利器前聞不同臣熟察之倘求割地必請會即平蕩及通好二年十一月癸酉國毋國主各遣使來賀承天節致御衣十二襲皆裘紬詭刻絲透皆紗穀紵以奎玉水晶鞍勒馬八散馬四百兮父宝鐵刀鷹鶻麝脂契

冊新罷酒青白盎果实百品貯以練襦器使人以戎
禮見賜毡冠窄袍金韡初將見李宗鶚引令式不許
佩刀王至上閤門欣然解之　上曰戎人佩刀是其
常禮傳詔許其自便副使劉經曰聖上推心置人腹
中足以示信遐邇也
真宗覽兩浙提點刑獄皇甫選獄空奏因謂近臣曰
聞選務欲所部獄空常戒諸州無得禁人若詞訟赤
辨止令知左曲直邪正無以辨明當論轉運使察之
因道諸非法榜訊恐致非辜近覽其獄尚復逾越當
中明前詔戒之已上見三朝訓鑒

真宗好文雅以文辭取士然必視其器識每御崇政
賜進士及第必召其高第三四人並列于庭更察其
形神　者始賜第一人及第或取其所試文辭有
理趣者奭鑄㪅象物賦云足惟下正詎聞公餗之欹
傾鉉乃上居實取王臣之威重遂以為第一齊置器
賦云安天下於覆盂其功可大遂以為第一出廬陵歸田録
真宗喜談經一日命馮元談易　經筵之常講也謂
元曰朕不欲煩近侍久立欲於齊亭閣選純學之士
三數人上如同人便裘頂悄横經並坐暇則薦茗果
晝夕論削去進說之儀遇疲則罷元薦查道李虞已

李行簡三人者預焉奏曰道歙州人母病嘗思鱖羹方冬無百市者道泣禱河神鑿氷脫中反得鱖魚尺魚以饋母後舉賢良入第四等虛已母喪明醫者曰須睛但舌舐千日勿藥自瘥虛已舐睛二年遂明行簡父患癰極痛楚以口吮其敗膏不唾乎地父疾遂平　真宗立召之曰俾倍侍喜曰朕得朗矣出玉壺清話

真宗即位首下詔求其言　上謂近臣曰朕樂聞朝廷闕失以警朕心然臣僚奏章多自是陳等績過行鞭朴以取幹辦之明國家政事自有大體使其不嚴而理不肅而成斯為善矣豈可慘虐尅不邀為已功使之臨民徒傷和氣此輩直酷吏也

上嘗謂近臣曰朕聽政之外未嘗虛度時日採則簡編素所躭玩古聖賢奥旨有未曉處不免廢忘昨置侍讀侍講學士自今令秘閣官每夕具名聞奏朕欲召見得以訪問其後每當直或召對多至二三鼓方退

上嘗謂王旦等曰經史之文有國家之龜鑑保邦治民之要盡在是矣然三代之後典章文物制度聲名參右今而適時用莫若史漢學者不可盡心焉且曰孔子於周衰歷聘諸國退而刪詩書定礼樂以五常

之道垂萬世 法後之王者雖上聖必師範之古人云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者蓋以此也 如云志在春秋者誠欲以褒貶極筆為終古誅賞之法使乱臣賊子觀而知懼茲立教之深旨為國家之大要自司馬遷為一家之書蓋知春秋凡例不可繼故曰紀曰書曰世家曰列傳懲勸之微旨在焉班固而下不出其意但謂詞采而已 上曰夫子之道不可斯須而舍迂儒或言堯舜之時無夫子亦治此淺識之甚殊不知夫子之道堯舜之道也故曰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又曰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其惟尊而宗舜至所謂天子

之道與舜異也

上嘗謂近臣曰古人多言禱神可以延福未必如此能行矣事神必福之如礼記世子篇注云文王以憂勤損壽武王以快樂延年其聖經之旨必不如此蓋注皆不思之甚也文王焦思勞神以憂天下豈得減壽耶夏禹焦勞有錫圭之瑞而享國永年大約帝王能憂人之憂不自暇逸豈無感應鄭康成注此頗不近理告足為之鑒戒朕當與邢昺論之昺不能對已上出事實

咸平初脩 太宗實録命錢若水主其事若水舉給

事中紫成務起居舍人李宗諤侍御史宗度消予及
職方員外郎吳叔　上指宗諤曰自太平興國八年
已後皆昉在中書日事史策本憑直筆倘予為文隱
何以傳信於後代乎除宗諤不許餘悉可之楊文公談苑
太宗善草隸行分篆飛白六體皆極其妙而書尤
奇絶　令上悉賂求編次凡三十餘卷于闐玉水晶
檀香為軸素紫綾標文錦條黃絹帕金漆櫃作圖閣
於含元殿之西南隅以藏之頻召近臣觀覽稱嘆上
自作太宗聖文神筆頌親書刻碑以美其事碑陰列
其部秩名題以墨本賜近臣焉楊文公談苑

祥符中諸王有以翰林使醫有效乞除遥郡　真宗
曰醫工為郡非治朝美事厚賜之可也仍令宰臣面
諭此意　真宗一日晚坐承明殿召學士對既退中
人就宣諭曰朕適忘御袍帶卿無訝焉學士降謝中
人止之云上課自愧責有旨放謝　真宗禮遇詞臣厚矣
出澠水燕談

真宗嘗諭宰相臣　補郎官稱其行甚美俟罷郡來
朝與除監司及還　帝還詰及之執政擬奏將以次
日上之晚歸里第其人來謁明日乃以名薦　上默
然不許退察所以乃知已為伺察者密報矣終　真

宗之世其人不復進用　真宗之惡奔競如此

真宗詔諸儒編君臣事迹一千卷曰冊府元龜不欲以后妃婦人等廁其間別有纂形管懿媛七十卷又命陳文僖公襄歷代帝王文章為宸章集二十五卷

真宗時京師民家子有與人閑者其母追而呼之不從母顛躓而死會　決法官處其罪當笞　上曰服凍水紀聞母言不從犯教令當徒二年何謂笞也群臣無不驚

真宗嘗謂李宗諤田闡卿能敦睦宗族不須家聲朕令保守　祖宗基業亦猶卿之治家也

咸平三年大理寺上言曰本寺案牘未決者常幾百事言近日踰月並無公　按漢文決死刑四百　唐太宗決下罪三百死　之以刑措今以四海之廣而刑奏不聞動轍踰月是以知民識禮義而不死於有司也請載之史筆

景德初凶　澶車駕議幸是時曹武公瑋及秦翰為澶駐　詔許便宜軍馬事不由中覆二將議曰我輅不過河則虜騎萬一度橋奈澶州素不設備遂替士卒深滴二以擾域旋開旋以枯蒿雜草覆渠面使虜不下其深淺駕空澶臣寮乞駐蹕澶南宣賈諫以滅

之可也唯高殺前氊力挽鑾駕以進揚其聲曰儒人之言多二三願陛下莫遲疑不度河無以安六軍必御駕方渡橋時士卒不山呼左右頗異之瓊日急張黃屋使遂近認之既張繖果齊聲呼萬歲士氣歡振是夕車駕沃比澶內奴毳帳前一黑星殞若巨其聲鳴吼移刻如盡此最為澶淵之先吉也皇弟雍王元份留守東京暴中風眩急詔王文正旦代司留守出湘山野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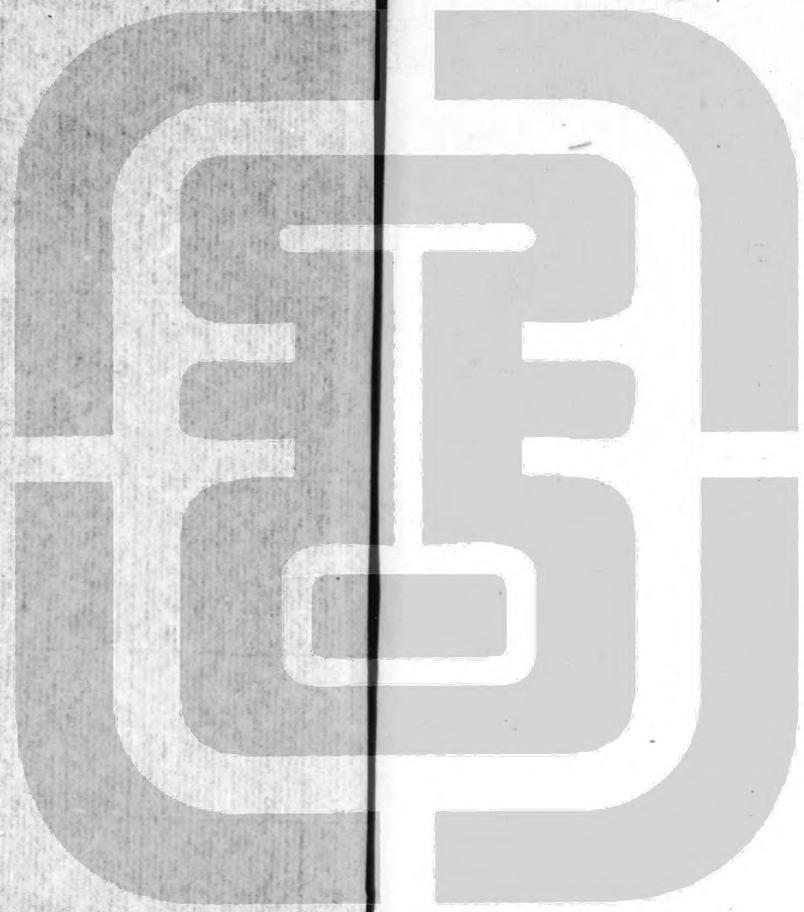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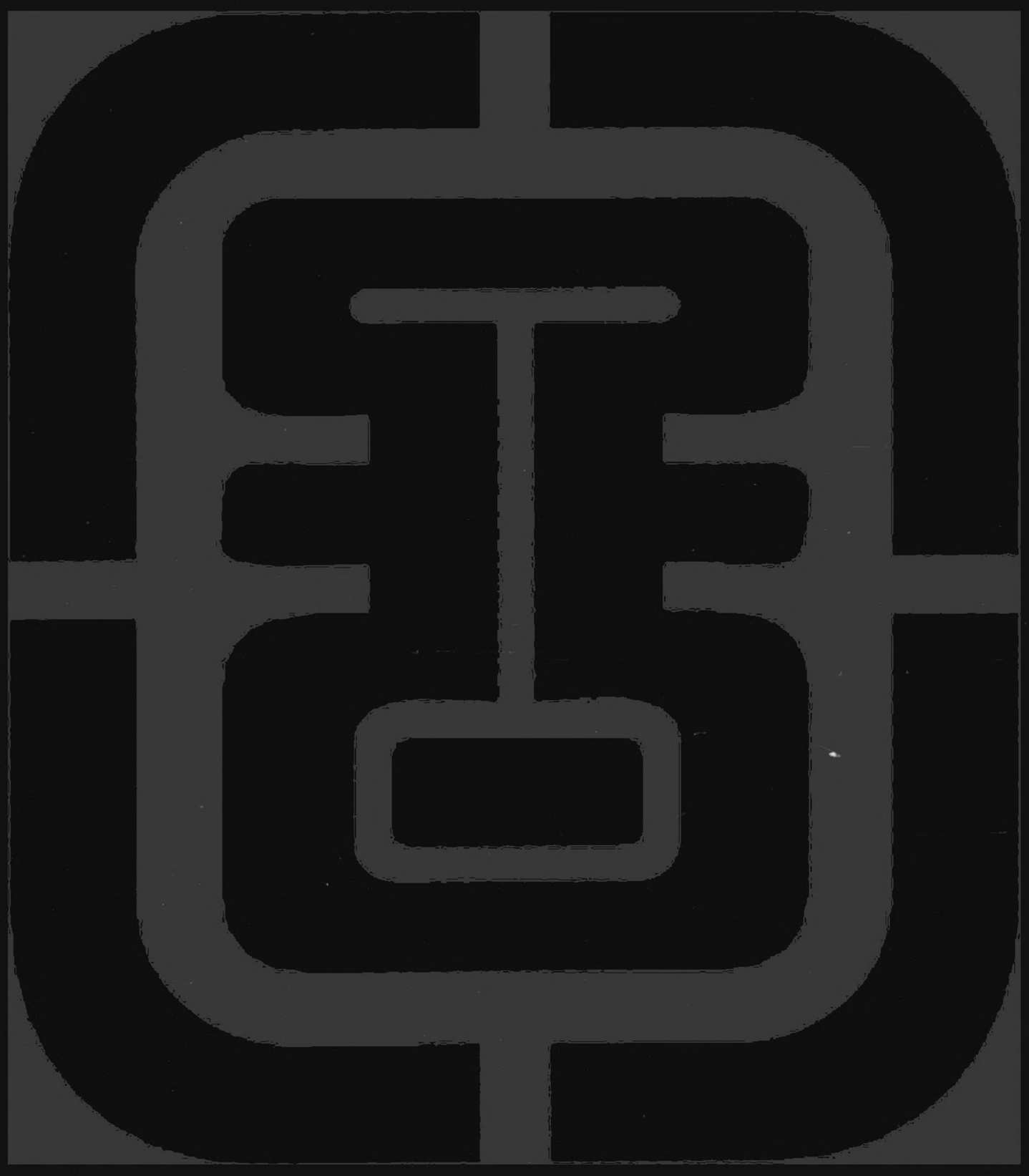
真宗西祀回召臣寮赴後苑宣示太清樓聚書記朝拜調陵目幸西京記西京內東門彈九壁記皆御

也笑謂近臣曰雖不至精優畫是朕親撰不假手於人此語蓋指在楊大年也帰田録述之湘山野録

真宗嘗宰臣以河東之役兵力拾陪當一謂舉克捷良由上黨發願之時在右有聞之者賊聞此語知神兵自戢故堅守不曰下至煩再舉東軒筆録

真宗聽政之暇惟務觀書每觀畢即有篇諫使近臣和故有御製省尚書詩三章省春秋三章省周易三章省礼記三章省孝經三章後有御製讀宋書二首讀陳書二首讀後魏書三首讀北書齊二首讀後周書三首讀隋書二首讀唐書三首讀五代梁史二

首讀五代後唐史二首讀五代晉史二首讀五代漢
史二首讀五代周史三首可謂近世好學之至也（青箱雜記）
真宗幸崇文院閱新編君臣事迹問楊億脩撰條例
真宗曰著書雖事非精敏詳實後無取信億曰史臣
記事誠合備書然事有依據可載簡冊者方得紀錄
脩書器幣
景泰二年詔國子監直講孔奭龍圖閣待制杜鎬等
同校定莊子鎬等以莊子序非郭象之文因刪云
真宗嘗出序文謂宰相曰觀其文理可尚但傳寫訛
舛耳乃命翰林學士李宗諤楊億直學士陳彭龍圖
年等別加讎言校冠篇首直史館陳靖言吉州陸曄被
疾枉躁迭相論訴不可（治民望寘詞館使以鉛槧供職）
真宗曰國家文館以待天下賢俊豈養疾之所邪陳
靖妄有陳述當言戒之（見達志）
景德四年朝陵次鞏縣監軍康繼彬獻洛鯉三十足
上曰朕見其生不忍食之又玉宸殿養魚垂釣得亟
令放之顧左右曰萬類一死無再生不欲殺也
右正言知制誥朱巽轉對言朝廷命令不可屢有改
更自今應陳述利害改張法制者望先委有司詳議
其經久可行者行之不可行者止之庶張綱紀以絕

分爭　上顧宰相曰此甚識體且事之可否執政之
地所宜盡言無隱惟貴君臣道合若上下同心何憂
不治合四方無虞賴卿等慎守經制若一事遽行則
攀援重詞說競起處置頗難是知令所施不可不慎
至若言事利病輕爲釐革初則皆以爲當後則翻成
有害反復正其事乃是朝令夕改此事尤當執守書
六慎乃出令出惟行此之謂也　上又曰涖官之人
不可大寬致成弛慢亦不可過求人之罪務於煩擾
王旦曰古人有法出而弊作令下而好生寬則民慢
陷法者多極則民殘無所措手足正謂此焉上深然
之事實已見上

皇朝類苑卷第三